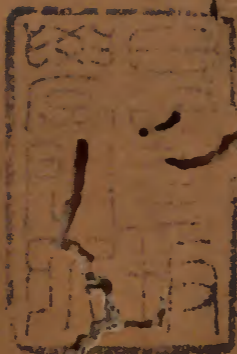


綱目品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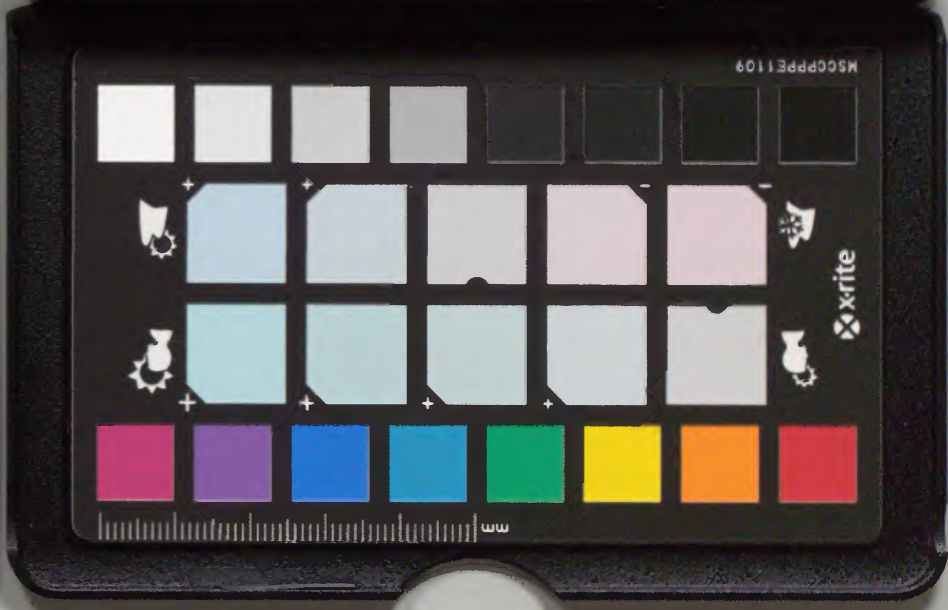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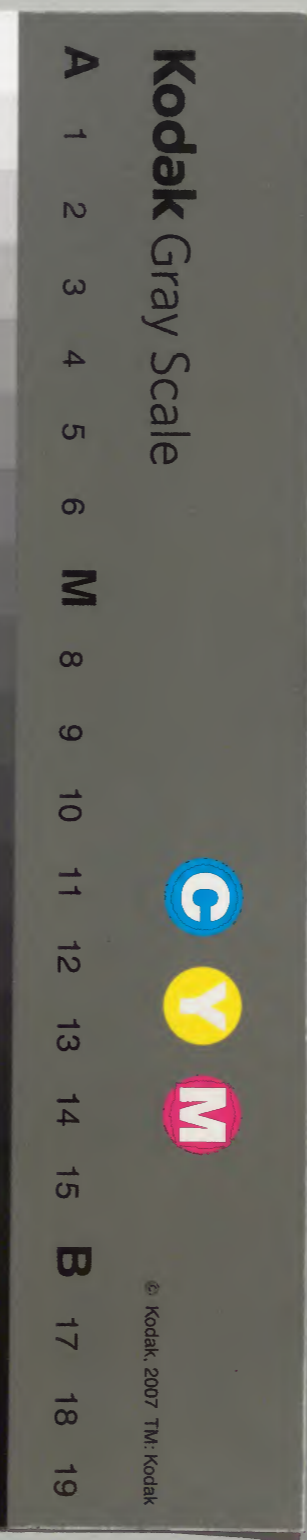


			二	漢書門
		九	四	
	一	一	九	
	一	〇	五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九	三	漢	
函	一	書	
三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5
冊數	11 (7)
函號	297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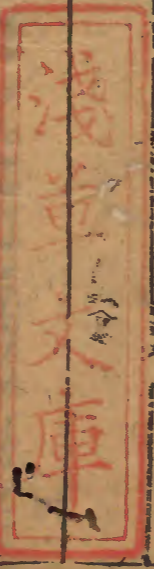




新刊資治通鑑漢唐綱目經史品藻卷之九

唐高宗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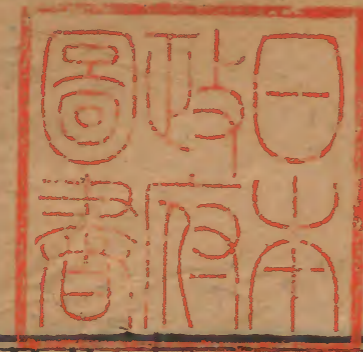
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鷹隼犬馬田獵之具也。太宗中心所好。故天下獻之用。以為例。高宗即位。首惡於此。不惟禁絕。而又罪之。則其峻却嚴拒之意可見矣。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高宗初政清明。故其所為若此。俾其始終如一。不惑他岐。何往而不為。令德之主。執書之于冊。蓋予之也。

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嗚呼。天下之事。有徂而為之者。徂而為之。終必不固。高



宗初政頗有可觀。如罪獻鷹隼犬馬之類。皆前人所未發。今甫及三朞。而奢欲之漸已萌。曾中。今御安福門樓。以觀百戲。則玩物喪志。怠棄萬幾之失。皆見於書法之間。而浸不克終之意。又自不言可知矣。豈能繩繼祖武。爲法天下哉。是以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其欲既萌。抑何可以禁絕之邪。揭而書之。深譏之也。

貶柳奭爲營州刺史

柳奭前以王后寵衰而請罷。此以武氏誣譖王后而被貶。皆非其罪者也。高宗志趣日昏。不知可否。惑父妾而惡正妻。貶謫大臣。如輕厮復。尚謂之有人心者乎。不特此耳。褚遂良。顧命大臣。不久而亦貶。其縱私欲亡天理一舉而兩失矣。安能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比而觀之高宗之惡著矣。

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嗚呼。欲立武氏。則廢王后。欲立武氏之子。則廢太子。欲尊武氏之父。則贈官加爵。而不吝。高宗愛一父妾。不啻腹心。而紊亂綱常。則輕如敝屣。豈非不仁之甚乎。若高宗者。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虧德多矣。豈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也。哉。書之于冊。著其私也。

貶王義方爲萊州司戶

李義府侍寵用事。強妾民婦。逼僧寺丞。以滅其口。則無

漢書卷之九
君之罪著矣。義方官爲侍御職當言責入告其母。欲全忠孝。厥母賢明。激勵其志。義方以三叱義府彈之。高宗以毀辱大臣貶之。此豈好善惡惡之公心乎。故綱目直書貶而不著所坐。所以深惡高宗右姦之惡耳。是非何由而正哉。邪正何由而明哉。是以養成亂階而致天下於不平之域也。

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爲遠州刺史

嗚呼。正人得志。姦人之所不悅也。姦人得志。正人之所不利也。豈特冰炭之相反哉。則必矛盾以相戕而已。是時許敬宗李義府專權用事。而孽后方蠱惑帝心。瑗來濟褚遂良之徒。皆月中之芒刺也。烏有一時不而去之乎。故誣以謀反。皆貶遠州。則高宗亦聽二人之所頤指矣。尚可以君臨天下。主宰億兆邪。直書曰貶。所以明其無罪也。

詔禁僧尼受父母尊者拜

無父無君。僧尼之陋習也。然未聞受父母之拜。尊者之拜者。父母尊者皆受其拜。則是中國一妄自尊大之人。雖天子弗敢與之抗矣。中國有此妄自尊大之人。尚可與之同中國乎。此固夷狄醜穢之風。中國之人。漸染其俗。豈不變而爲夷者哉。直書詔禁。蓋予之也。

削太尉趙公長孫无忌官爵黔州安置

无忌居无舅之尊。任顧命之重。而許敬宗得以誣陷抵

罪專輒無君者。蓋由孽后陰主之也。嗚呼。衽席之愛。僅若毫芒。而貽禍國家。大而且遠。然則女色之傾城傾國。有如是夫。蓋高宗孽后之木偶也。敬宗孽后之鷹犬也。木偶由手以動。輒應犬隨心以搏擊。君子可得而免哉。天下可得而治哉。直書削官爵而不著所坐。所以明其無罪耳。

貶高履行為永州刺史于志寧為榮州刺史

聚麀專寵宵人用事。元首叢脞。百事墮隳。此正天下無邦不可有為之時也。而復行志寧。皆為孽后所忌。國時貶謫固其宜也。况以無罪而殺長孫無忌等。豈于志寧輩而以無罪免乎。自是君子屏息。致歸中宮。天下從此死矣。又安能凶枉畢達。妍媸悉照哉。一書再書甚其惡。

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征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高宗承父之妾。三綱頽廢。自已不正。安能使人之正乎。夫欲正乎遠。先正乎近。左右不正。難以化遠。高宗於太宗之政。紊亂殆盡。而欲以征遼之事。上繼太宗。何其愚哉。高宗責人則明。恕已則昏。難乎免於遐邇之譏議矣。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韋瑒來濟。褚遂良。同時貶謫者也。獨來濟以兵赴敵。卒死國難。可謂死得其所矣。夫死生大事。死有重於泰山。

有輕於鴻毛。濟之一死。重於泰山者也。較諸韓瑗輩之
死。則又光明俊偉矣。豈非死得其所哉。特書死之。予全
節耳。綱目爲臣子徇國之勸亦多矣。

彗星見于五車

嗚呼。上天示變。雖無大道之世。而未嘗忘警戒也。是時
高宗昏惑。孽后肆虐。師入遼東。兵連禍結。則彗見五車
之應明矣。而許敬宗小人。尚以高麗將滅之兆。以欺君
父。幸而高宗悔禍。避殿減膳。省身克己。彗亦尋消。然則
天道果幽遠而難知乎。後書京師山東江淮旱飢。皆所
以著其亂亡之徵也。

大風海溢

風與海皆陰類也。今而大風海溢。則陰道之盛明矣。夫
後宮小人陰類也。是時孽后專政。群陰盈朝。大風海溢
得非此之應乎。俾高宗能知此意。渙起宸斷。割息正法。
悉抵於罪。則其爲中興之令主必矣。惟其昏蔽自盡。是
以孽后篡國。子孫殲滅。幾危宗社也。歟。直筆書之。存後
戒也。

天后祀先蚕

后祀先蚕。古之禮也。特書于冊。以見高宗溺愛之過耳。
夫高宗既感風眩。欲使天后攝政。苟非郝處俊之直諫。
李義琰之忠言。則易唐爲周。不待中宗之時而可見矣。
豈非倒持太阿。授人之柄哉。若高宗者。知有房帷而不

知有天下。知有孽后而不知有宗社耳。比書于冊其義自見。

郇王素節袁州安置

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出刺申州。則其妬忌之心著矣。至是不得入覲。著論忠孝。而后誣以賊罪。袁州安置。則其屈抑之意為何如哉。故綱目雖曰安置不書有罪。所以深惡武氏也。嗚呼。高宗於一愛子。弗克垂護。而為孽后之所誣陷。若此。他日亦可憚而不亂天下邪。

貶李敬玄為衡州刺史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人臣事君。當犯顏諫爭。引君當道。不可避難。畏縮內欺其心。彼敬玄兵敗而稱疾。及還中書。而視事。非內欺其心。又欺其君者乎。上怒貶之。而以無罪例書者。是時主闇時艱。昧於賞罰。不獨避難者之有其罪也。綱目比書于冊。而責有所歸矣。此書法之深意。讀者詳之。

徵處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

嗚呼。士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易地則皆然也。故伊尹。呂望。窮則為耕夫釣叟。達則為阿衡尚父。事功昭著。貫徹古今。以其抱負之有素也。游巖隱居泰山。上嘗幸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則亦負時之望矣。宜乎辭儼以書責之。豈不深愧夫是名哉。揭而書之。蓋譏之也。

○中宗皇帝

太后立武氏七廟

嗚呼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乃其所職而可自立七廟以祀宗親乎觀其自立七廟則代唐之念已見於此不待他日改國號周而後知之也裴炎替廢天子而以不可移於所親為諫不亦晚歟故胡氏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綱目直書于冊所以著其僭也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凡書殺殺無罪也務挺立功異域突厥膽落乃唐之保障也無故而殺之可乎蓋由裴炎無罪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交通則是希武氏之風旨者也遂遣使者斬於軍中突厥聞之宴飲相慶苟非盛名素著於邊鄙烏能若是哉書殺而不去其官甚武氏之惡也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僧為寺主特書于冊所以著武氏之私也夫懷義無賴僧素之戒行武氏不耻應聚之醜與之共衾枕同淫樂以為白馬寺主一時寵冠群臣托言入宮營造晝夜率盡姦私雖補闕王求禮之諫沮表寢不出雖御史馬思勗之繩法幾被毆死其長姦稔惡不亦甚乎綱目特

書于冊所以深譏之耳

有山出於新豐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是時武氏稱制陰陽反常而災異之來必矣善乎俞文俊之言曰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俾武氏能聽其若反身脩德歸政反辟則何往而不善乎惜其大流之嶺外豈不深可恠哉揭而書之記大異也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呼禕之官爲宰相國家之休戚生民之利害皆當與聞也而武氏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正以安天下之數語者雖發於公然公事則公言之不必秘與

賈大隱之議也既而語泄誣陷賜死豈非不智之甚乎網目直書殺而不去其官者既明禕之之無罪又惡武氏之凶惡也

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既知乃祖有憾賊后自宜跳出樊籠不受羈縻可也直待裝成陷阱竟履危機始極口穢罵發揚隱慝不亦晚乎雖然賊后殘忍酷虐雖其親子不能容况疎而可忌者哉若象賢者不可謂之明哲矣網目書殺而不去其官既明象賢之無辜又惡武氏之陰險也

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嗚呼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孔子尚曰若聖與神則吾豈敢賊后廢君竊國穢德彰聞則是天下之罪人也有何德行而加號聖母神皇乎是乃惡姪承嗣詐作識文以欺賊后而群臣苟竊榮寵因而成之也綱目不曰群臣加號而必曰太后加號則其以文欺天下可見矣綱目於一字之間其嚴若此所以披露賊后之心於萬世也

河南比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唐興至是踰七十年而比撫河南者不知幾人而奏焚淫祠之舉獨見於狄梁公餘人皆不及之乎蓋正人君子所存者正心所行者正事如磨而不磷之堅捏而不緇之白邪說不足以間之邪行不足以惑之故奏焚吳楚淫祠不下一千七百而所謂妖神厲鬼者又不敢投姦肆毒於一時邪不勝正又可見矣士大夫懷狐疑者又何如哉揭而書之正大之氣象見於書法之間矣是以安唐社稷復唐天下非斯人吾誰與歸

太后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譔等十二人及天官侍郎鄭玄挺

譔等以謀迎中宗而問玄挺煒以欲為急計亦問玄挺玄挺雖皆不應固亦知情則是同謀不軌者也何不書誅而書殺蓋天子幽辱賊后專朝天下之大惡也苟有反正乘輿謀誅亂賊皆綱目之所予豈有討賊之人反

謂之賊可乎。故綱目直斥太后而書殺，皆所以著其無故而擅殺也。至若不書謀迎中宗者，事既不成，故特略之耳。此又書法之深意，觀者詳之。

太后殺內史張光輔

張光輔之死，乃徐敬真所誣。綱目必歸惡於賊后者，蓋竊君而篡國，妬賢而嫉能，賊后之心也。今以私論圖讖陰持兩端以罪之，何為而不致死乎？故光輔雖非賊后持刃以殺，是亦賊后授刃以殺之也。嗚呼！賊后之淫凶妄殺肆無忌憚，若此，唐室至是可勝惜哉！書之于冊，蓋傷之也。

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嗚呼！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聖人之格言也。是時女主臨朝，天下極否，此固無道之秋也。玄同空負時望，苟仕於朝而為周興所誣，瞋目賜死，豈非不識時勢者乎？春秋責備賢者，綱目之意亦然。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既惡賊后之淫刑，又惜玄同之愚昧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

璿等之死，初無所因，是蓋無故而殺之也。蓋賊后謀移唐祚，固非一朝故，濫殺諸王，以逞私忿，意以唐之子孫既盛，則聲罪討逆之有人而已。之位弗克安居矣。故大加殺戮，剪其所忌，是即蕭衍楊堅之故智也。唐室不幸。

而使陰邪之婦瀆亂天紀。豈不深可歎哉。貽是禍者。非高宗歟。

太后流韋方質于儋州

是時承嗣三思擅權用事。宰相大臣悉皆下之。而方質獨不為禮。不亦強乎。觀其謂或者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歲。以求苟免乎。數語者。清於江漢之濯濯。烈於秋陽之皜皜。自非浩然之氣。充滿心胷者。安能介然有守。威武不屈。僅若是哉。綱目直書以流。所以明其無罪也。

太后流舒王元名于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元名以侯思止之誣。發徙和州。則非其罪。為可知。至若侯思止之詭譎。王弘義之無行。坑陷羅織。凶惡著聞。賊后悅之。皆擢御史。則時事之隆替。可知矣。刁訐之風。盛忠厚之風。熄。姦人得志。正人不能措手足。天下為有亂者哉。嗚呼。賊后之用人。行政如此。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

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二王之死。乃武承嗣告其謀反。然亦賊后之意也。苟為不然。謀反大逆。寧不嚴加訊鞫。而可遽正刑辟乎。不惟殺其一身。并誅其子。以及支黨。則殘忍之心。益甚矣。嗚呼。賊后之心。是誠欲空唐之國。滅唐之祀也。天胡故縱。

妖淫之婦以貽禍於唐之宗社苗裔哉書之于冊其其惡也

太后殺南安王頴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嗚呼李淳風之言至是驗矣史稱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是蓋天意非人謀也被賊后以為既篡唐室惴惴焉惟恐子孫倡義而討罪故殺之既盡則僭之可久殊不知徒用心於無用之地唐三百年之業不可滅也書之于冊所以深著賊后之惡不可赦云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嗚呼賊后至是誠篡唐之天下矣故未改國號之前猶書太后既改國號之後直書曰周所以殊之為僭國片其不得為唐之母后也至是變易服色改置社稷建立宗廟則絕唐之心又自不言可知矣賊后篡竊得罪唐家得罪天下尚可以自立於世哉直書于冊深罪之也

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嗚呼周興殘虐酷暴多為羅織之獄以陷無辜之民今而惡貫滿盈禍不旋踵請兄入甕則其危亦甚矣謂非天道之昭報可乎然綱目書之若無罪者周治之不以罪也夫興之罪大惡極萬死無疑曲法伸恩貶于嶺南則賊后之禁網何疎闊哉具官書流深譏之也

周殺其將軍張虔勗

來俊臣之鞠虔勗不問其事之真偽即以刀而破殺之其凶暴專輒又愈於周興矣賊后專任酷吏虐害無辜夫豈治天下之道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若俊臣者烏得謂之有人心哉綱目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深明其無罪也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輔元長倩以不欲立武氏為嗣大忤諸武遂皆坐誅而歐陽通為來俊臣詐為款服乃并殺之當時之虐焰為可畏矣嗚呼天未厭亂而使賊后當陽群小肆毒正人

君子皆駢首以罹無辜之鋒鏑豈不深可痛哉書之于冊蓋亦不得已也蓋亦傷時之不幸也歟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不曰殺其右將軍殊之於周也安靜心乎唐室不肯從周觀其賊后將革命也百官上表勸進安靜正色拒之及下制獄詰其反狀安靜徐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苟非剛正不阿守已不屈者烏能臨難而大節不奪乎故不書其明非周之臣也綱目於一字之間權衡精審若此其嚴哉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嗚呼是時太陽昏暄燭火方升犯之即烈觸之即焦其

亦可畏之甚矣而仁傑元忠碩德重望唐室名臣非不知時不可為其事二姓之耻而隱忍官祿見忌群小幾墜來俊臣之陷阱不能自拔苟非其子稱變以聞則同為地下之冤魄矣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貶而盡削其官爵者所以明仁傑元忠心乎唐室賊后不得官之也此為賢者諱之之意耳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于驩州

善思公直敢言以正按罪羅織之黨為之不振是蓋萬陰中之一陽也姦黨構隙坐流驩州則是善惡不分玉石無別而正人動輒掣肘矣安望其激濁揚清振綱肅紀乎雖然善思失身以事賊后而乃先喪其良心雖有

幹亦何足取可勝惜哉綱目以列書蓋所以深責賊后也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自賊后篡唐以來皆書以周至是殺豫王妃而直斥武氏者正名定罪也劉氏雖賊后之婦然亦既正坤極母儀天下賊后不得擅殺之也况為戶婢所誣無故見殺殛於宮中其殘酷之心尤甚矣嗚呼賊后垂君臣之分廢父子之倫剪髮骨肉奚若冠讐其惡烈哉斥名而書殺所以著其罪也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居昏亂之世能忍能容犯而不校此固守身保家之長

漢唐卷之九
策苟非度量寬宏其不徵於色發於聲者幾希矣。師德唾面自乾之說雖亦出於矯激然觀其同列之罵笑而受之則其德量亦過人遠矣。所以處昏亂之朝獨能保全身家詎非周乎流俗合乎污世哉。君子之所不取也。書之所以譏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是時大興無辜之獄朝野正人舉皆不免而又誣及皇嗣幾致危殆其凶虐甚矣裴匪躬因私謁東宮而坐腰斬抑何罪乎嗚呼遐邇畏威罔敢暴白儲貳之寃者惟安全藏以太常工人微之微者而能以刀剖腹五藏流出作此驚世駭俗之事當時縉紳士夫食唐祿而受唐

恩者寧不爲之頽汗哉自是賊后齊威中宗獲免其功於唐室大矣故分注備述以表之也

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不爲無贖貨之罪然綱目稱國以殺而以無罪例書何惡賊后也邇者酷吏縱橫法網細密朝廷除官指爲鬼朴則殘虐之害人可知矣而思止蓄錦罪當貶官杖殺朝堂此何刑也故雖有罪而以無罪例書者所以惡周治之過其罪耳貪位慕祿朝不謀夕果何爲哉識者自宜掛冠遠道扁舟五湖矣吁

周以杜景倫同平章事

嗚呼景倫梨花之對雖亦切當然引咎於已罔敢直言

是乃趨時附勢之徒也。豈可謂真宰相乎。胡氏曰。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邪。書曰。爾毋面從。退有後言。景倫乃面從者也。既曰面從。寧不欺其心。而欺其君哉。直書于冊。交譏之也。

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

來俊臣。王弘義。李昭德。皆賊后之醜毒芒刺也。大興羅織。屈陷忠良。其罪惡甚矣。至是或貶或流。皆以無罪例。書何所以深病賊后也。夫姦險小人。操弄國柄。罪大惡極。不可逃誅。宜肆諸市朝。以謝天下可也。奈何貶之流之。而俾此徒之漏網。豈不深可憾哉。書以無罪所以著

其縱姦惡耳

周明堂火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是時賊后多任酷吏。惡逆薰天。而懷義怙寵。肆為不法。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非人火而何。觀風裂血像。上天之怒可知矣。而賊后不思警戒。尚耽酺宴。更造明堂。大興土木。謂之何哉。嗚呼。天未悔禍。而使晁犛竊據天位。大肆淫泆。貽臭萬世。為可慨矣。書之于冊。重天變也。

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嗚呼。古人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固不可也。賊后廢君篡國。淫行著聞。且女主

當陽其垂天道而復自加無謂之號欲以誇越於時不亦醜乎前書加號金輪聖神皇帝此書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綱目皆詳而不略非予之也所以議其悖謬妄誕之失爾不然豈有自加美號而可信服天下後世哉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自賊后篡唐其拜官皆書曰周今略其周而特書曰以者蓋仁狄忠清公亮始終爲唐以明爲周不得而臣之也况自拜相之後開示父子之至情發揮君臣之大義破鸚鵡上林之夢奪鳳雛荆棘之中夷腹反正天子復辟革爲周之宗社復大唐之規模皆其功也是誠止大夏於將顛復狂瀾於既倒巍然若屹中流之砥柱矣其事業何宏偉哉故綱目權輕重於一字之間其旨如此讀者思之

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叡死之

虜默啜之圍趙州唐般若翻城以應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雖虜啗之以利懼之以威遂俱閉目不言駢首就戮則夫妻之節義兩全矣故雖死節於偽周特表而出之者褒忠臣勸節婦綱目之大法也况中宗還都天下漸復豈得盡略之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耳

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我所欲曰及書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著武氏之強

也。嗚呼。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賊后以春秋浸高。慮身後之事。恐帝及諸武或不相容。乃誓於明堂。銘之鉄券。何用心若是之深邪。厥後中宗復位。果遵此盟。諸武專權之甚。過於賊后之時。豈非因此誓而熒惑於心乎。不然。何不計傾覆宗社之恨。不共戴天之誓。而復縱諸武得肆其志於後哉。書之于冊。深譏之也。

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嗚呼。賊后淫亂之心。老而彌篤。既寵張易之兄弟為奉宸令。飲博朝譖無所不至。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則孜孜衾枕之樂。拳拳色慾之情。為益甚矣。無別無道也。豈婦人從一而終之禮乎。蓋倡內亂者

皆張氏兄弟。故他日之殺而以伏誅。書之正其罪也。

日直書為奉宸令。君臣交譏之耳。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張說于嶺南。

元忠正直君子。而為諸張所誣陷。幾至不救。苟非宋璟維持調護。則張說倒戈之計必施矣。幸而一言悔悟。反攻張氏。元忠免死。得貶張說。移佞為忠。則諸張之倚勢為惡亦已甚矣。賊后之縱姦邪而薄忠直如此。能保終身之不亂。豈不幸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周復作大像

直書復作譏已甚也。夫大像之作。為惑異端耳。前造大像。賴狄仁傑諫而止。此作大像。得張廷珪李嶠諫而止。

然綱目所書若果作之者何蓋賊淫荒役志於佛徒造其土木之身不體其好生之德戕殺無辜貶棄忠直備無邊之罪惡作無益之形骸果何益之有哉故雖止之而猶作之者所以譏其惑之不已也

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

上書姚元之為安撫大使下書張東之同平章事則東之入相元之薦之也然不曰周而曰以者東之有復唐之心自其既相而討賊反正之事成矣故人才之用舍繫國家之安危良以此也夫狄仁傑有扶善之心故其為相不繫之周綱目於魚目混珠之際而瞭然直為之不察此所以為綱目而非常史之可比也歟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是時中宗復位帝后專權武氏縱橫外戚浸盛此固陰盛之極陰沴從之而發也夫河之南北同時大水其異尤甚中宗雖能制求直言而宋務光疏奏不省則是求直言之名為當時之文具耳嗚呼身歷患難垂二十年弗克自強以新政令豈非志氣昏惰者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同皎謀討武三思機事不密而反為三思所誣陷固非

端謹之士。今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者。蓋同皎謀誅亂賊。肅清唐室。乃忠於朝廷。豈私於身家者乎。惜其不能謀慮萬全。而有害成之失耳。嗚呼。元惡未殄。亂階未除。唐氏之禍。其亦烈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所以深惡中宗也。

賤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遠州司馬

蕭望之不能去石顯。竟為石顯所陷。陳實不能誅宦官。竟為宦官所殺。今五王於舉兵平亂之時。權勢在手。用舍隨心。不於此時討誅諸武。以安唐室。却乃因循苟且。自貽後患。豈非不思之甚乎。自此而賤遠州他日則殺

之而已。小人之禍。其烈若此。君子其慎之哉。賤而去官。蓋亦責備之深也。

賤魏元忠為務州尉道卒

嗚呼。元忠為唐名臣。徒知憤諸武擅權。不能以計去之。方太子起兵。誅討又不能委身左右。肅清逆黨。而乃揚言於朝。竟為宗楚客等所誣。謫賤務州。殞于中道。豈知進而知退者乎。然綱目以無罪例書者。元忠雖昧於進退。區區之心。非負於國。是亦直亮之臣耳。中宗昏蔽。若此。其柰何哉。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嗚呼。位為天位。職為天職。祿為天祿。爵用及惡德。惟其

能慧範一僧而為銀青光祿大夫爵上庸公則其瀆亂名器亦甚矣既而姦賊事露僅削階爵不亦昏惑之甚乎中宗狎昵賊僧輕玩王法則身弑國亂為當然矣尚何望其奮發有為也哉直書有罪深惡之也

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

安恒於賊后之朝二次上疏力扶唐祚是有功於中宗者也惜其矜高好竒掠名取禍為不足尚耳中宗賢否不分是非無別知有三思而不知有宗社國家也豈不深可慨嘆哉若安恒者詎勞而不伐君子之人歟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深惡中宗也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嗚呼除官之制祖宗自有舊典是時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職始隆是法由是名器益濫而朝政愈亂矣中宗昏蔽內亂制於晨北多營佛寺極意聲色若此雖諫官辛替否呂元泰前後上書直言匡救迷罔無知疏奏不省豈非貪淫樂禍者哉綱目於亂政之事不容盡略所以垂戒後世耳特書曰始譏作備也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嗚呼取法於上僅得乎中此唐文之遺訓也高宗以女色而害國家乃中宗之所目擊者今幸而復位不思鼎新仍寵女色暗其覆轍可謂有人心乎上官婕妤恃勢

用事滛汙日聞瀆亂宮壺今而以為昭容親近椒寢獨不思斬關叩閣之變誰所為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譏之耳

流鄭愔于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

愔湜固非端良之士而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賤賄狼籍選法大壞不忠甚矣誠宜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可也今而一流一貶眷眷不忍舍豈討有罪者之所為乎故雖御史對伏彈劾下獄流貶綱目書之若無罪然者所以深譏中宗所任非人用法偏廢之失耳

○睿宗皇帝

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承禎雖負虛無之名而非虛無之學觀其對睿宗之言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至其薄於進取懇請還山是誠重性分於千鈞輕勢利於一羽豈其他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哉故綱目於此略其道士之名所以嘉其非黃冠師者比也褒善之意深矣

○玄宗皇帝

群臣請加尊號

嗚呼尊號之說君驕臣諂之事也高宗信之中宗效之二君皆肇亂不終者也玄宗親平內難初政清明而群臣仍踵弊風恬然無耻不亦謬乎然不曰上而曰請則

猶有取自上裁之心玄宗苟明乎此必峻絕之無使諂
諛之陋得肆志於清平之世可也欲然樂受謂之何哉
直筆書之交譏之耳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嗚呼晉武焚雉頭裘於殿前不免平吳之後玄宗焚珠
錦於殿前不免於天寶之奢蓋由天理私欲人皆所有
其平日清明之氣天理前動之機隨感而見遂輕物欲
少焉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理不能勝私矣此固中才
庸主之常情苟或聖帝明王居天位而治天職自能兢
兢戒謹持盈守成安能鮮不克終也哉書之于冊不沒
其善也

山東大蝗

不曰蝗而曰大蝗志其甚也是時山東大蝗民不敢殺
而姚崇特遣御史瘞而捕之其曰借使除之不盡猶勝
養以爲災其爲國憂民之心至矣俾玄宗脩德應天法
祖致治如太宗吞啖蝗不爲災庶幾天道人心兩無所
尖不能以此自明而徒苟淹月日豈不深可嘆哉此綱
目記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深意也

貶崔日知爲歙縣丞

日知貪暴不法是誠唐之共工也其不足以爲民之父
母審矣玄宗既知其罪則當削其官爵并諸四夷可也
而反降京兆之尹爲歙縣之丞曾謂縣丞非臨民之任

乎。故雖有罪而貶。綱目書之。若無罪然者。所以深譏玄宗。貶之不以罪也。以貪暴不法之人。尚容其居縣佐之任。賞罰失宜。不亦甚哉。

山東復大蝗

山東之蝗至是兩見其害及民物甚矣。夫姚崇妖不勝德之說。固自有理。若祥桑之枯死。雉雉於鼎耳。宋小國之君。反身脩德。災惑退舍。皆是也。俾玄宗能知妖不勝德之義。恭儉守文。省身克己。以答天變。可也。而徒欲捕之以消災。愚豈非失之過時乎。天道不遠。復之即是。君子其諒之。

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皎誠有出入宮掖。肆無忌憚之失。然與玄宗為故人。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是宜以禮諭遣。不當勒令歸田也。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其意善矣。然較諸光武之待故人。則又豈能及之哉。故直書曰放歸田。若有罪然者。所以深病玄宗之失焉耳。

謫孫平子為都城尉

君子所爭者義。義之在是。奮發爭之。雖甘言重賂而不違其心。雖鼎鑊鈇鉞而不移其志。義之所在。心之所在。故也。平子所爭者。唐人黜中宗於別廟。祔睿宗於太廟之失。而陳貞節。馮宗蘇獻。又從而祔會其說。以欺玄宗。平子論之不已。遂謫都城之尉。而公道為之大屈矣。唐

之君臣何失禮之甚哉故謫而以無罪例書所以明其無罪因譏玄宗之罔誕也

○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

盧鴻抱道自樂不求聞達今玄宗知名徵為諫議身勤九重職當言路可謂得時而行道矣却而不受夫豈失功名之機會乎雖然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鴻之立心初欲明聖賢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耳富與貴何足為加損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

流裴虛已于新州

是時禁約諸王不與群臣交結虛已與岐王遊宴私挾人帝坐流新州則是有罪之可執也綱目於此而以無

罪例書何責玄宗之詐也夫駙馬都尉貴戚之鄉玄宗推親親之恩削其爵全其婚廢幾得矣既流新州復絕其婚則帝之心不亦甚哉故以無罪例書深譏之也

制增太廟為九室

嗚呼禮者中庸之道耳過中則失之不及則未至天子七廟古今定制玄宗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則是過乎中而反失乎中矣范氏曰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用是而觀則玄宗但知出中宗於別廟為非而不知制增九廟為尤非也吁可歎哉書之于冊深譏之也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嗚呼夫婦綱常之本非有大故不宜輕棄玄宗以王后色衰愛弛潛有廢立之謀則綱常紊矣姜皎一洩其言帝乃震怒杖流果何罪乎祖宗美政未聞取法而廢后尅薄之事每欲效尤玄宗親平內難目擊亂階蹈而襲之謂之何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置麗正書院

帝王之美德莫過於崇文學尚典籍而已玄宗即位以來前之求遺書此之置書院則其崇文學尚典籍之心至矣其與求佛書頌大雲經者豈不天地懸隔哉故太宗書弘文玄宗書麗正皆美之也俾自今以後勉循循勿驕於聲色勿殖於貨利帝吾無間然矣

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嗚呼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春秋以寺人殿師君子耻之况玄宗前以思勗帥師討安南今以思勗為大將堂堂天朝濟濟多士其中豈無一人堪為將帥而元戎之寄獨委刀鋸之人乎卒之宦官弄權唐室遂滅玄宗削平內難固為中興之主而寵任內臣實為基禍之君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嗚呼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故王氏不殺則有三槐之榮竇氏積德則有五桂之慶其他于公之高門叔敖之陰德未始不降祥於後裔耳若周興來俊臣之徒以殺人

為能事以羅織為佳謀。一身不免于刑誅。子孫復罹於禁錮。此非積不善者之明驗乎。後之為刑官而尚貪酷者。可不戒哉。揭而書之。深予之也。

盜殺王君奩

君奩前有破吐蕃之功。今為河西節度。不能綏懷遠人。而乃以法繩回紇四部。以報宿怨。則是激變於夷矣。於是首長護輸合衆報讎。伏兵殺之。綱目變文而書道殺者。尊中國而賤夷狄也。至若君奩有自取之罪。故又盡削其官。以示貶綱目輕重之權衡。是非之斷案。此類是矣。

改曠騎為羽林飛騎

嗚呼。禁衛之兵。自有常制。屢為變更。豈不易之定規邪。自開元十一年。書始置長從宿衛。十三年。書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至是年。改曠騎為羽林飛騎。玄宗徒欲更易新名。以駭時俗。而於養兵教鍊之法。漠乎未聞。豈不惟務虛名而無實政之謂乎。綱目一書再書。所以深譏之也。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百姓苦之上。心益侈。非良臣也。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綱目以無罪例書之者。何。所以誅玄宗之心也。自是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苟非飛狀之告。坐流岩州。則聚斂之徒。復

熾矣。况刺史親民之官而貶為是任。則民罹其害。爭柰何哉。書之于冊。深譏之爾。

殺薦州都督張審素

凡書殺殺無罪也。夫刑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原於人心而定。罪順於天理而用刑。審素贓汙不為無罪而殺之。而以無罪例書者。玄宗不以贓汙之罪治審素。而以謀反之罪治審素。則用刑之非辜可知矣。人命至重。豈得如是苟且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既明審素之非罪。又惡玄宗之濫刑也。

○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當時名臣如韓休宋璟張九齡而已。然韓休不久而罷

去。宋璟於是而致仕。可見玄宗漸有惡直樂佞之心。而浸不克終之大略明矣。故欲觀朝廷之治亂。先觀用人之賢否。用一賢而不賢者退。則天下治。用一不賢而賢者退。則天下亂。玄宗之進退大臣。若此。其時事豈不從可知哉。

品 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

衆君子進用輔之為不足。小人進用賤之為有餘。玄宗一君也。開元之治。天寶之亂者。前相姚宋後相林甫。故也。觀其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及武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之語。則其設國設君一舉而兩見矣。天下幾何而

不亂哉。故綱目於其始用而特書于冊，所以深著小人進用之漸也。其謹微之意深矣。

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貶績

祿山覆軍辱命，宜正典刑。守珪按法必誅，無赦。執送京師，不亦誤乎。既而張九齡所批，而有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之語。况又識其反相，必為後患之說。玄宗竟惜其才，特赦其罪。豈非天貽逆虜，以禍唐室乎。他日淫亂後宮，雲擾天下，乃玄宗自取之爾。詎不深可惜哉。故綱目因其始進而特謹志之，以為致亂之本。吁。

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

龜國公

嗚呼！君子可誑以理之所有，不可昧以理之所無。是時刑罰失當，冤獄橫流，而徐嶠、小人、有鵲巢刑措之奏，此與排鹿為馬、指野鳥為鶩者，何以異乎。故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諛諛得志，天理滅矣。用是而觀，則玄宗之溺於奢欲，群臣之樂於趨諛，不亦甚哉。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作行宮于兩都間

若是乎。驕奢之念未易克也。人君所惜者民之財力。今作行宮，凡千餘間，非用財力安能竣事乎。玄宗富有四海，輿圖之廣在處為宮，行宮之作不必作也。今費財力以建行宮，容膝一身，歎怨四海，獨不思民貧則君能獨

富之訓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所以深譏之也

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人臣之罪莫大乎欺君苟有欺君之罪不容於堯舜之世也况可得以幸免乎守珪之任邊關不能以正帥下偏裨敗績以克獲聞則其欺君之心可見矣玄宗既察知之合應正以王法貶刺括州此何法邪故雖守珪有罪而以無罪例書所以深惡玄宗蔽姦長惡之失為後戒也

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若是乎正直難親諂諛易合也大抵樂諛佞而惡鯁介者衆人之常情好逸遊而惡勞瘁者亦衆人之常情也九齡忠亮自守面折廷爭玄宗惡其忤旨逐之於外所親近而謀預軍國重事者惟李林甫牛仙客而已天下安望其治平哉綱目因九齡之卒而特書荆州長史所以惜忠貞之士不得官於朝廷而官於邊郡也吁其旨深矣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嗚呼一君子進如芒刺之在目一小人進如醴酪之在口然芒刺雖不寧而終免宴安肆志之危醴酪雖有味而終罹沈湎滯洙之患玄宗於韓休張九齡輩疾之如芒刺而安祿山李林甫之傳愛之如醴酪然近芒刺則治親醴酪則亂其優劣為可想見矣今祿山傾巧側媚

人多譽之玄宗宥其敗軍之誅復以為營州都督漸進用事天下殆哉一書再書志養亂也

天寶元年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祀天地于南郊

凡祭祀常禮合禮則不書綱目書此詞重義復其中必有美惡存焉彼天子祭天地享太廟禮之正也玄元皇帝古之老聃玄宗先祀老子越三日而始享太廟越二日而始祀天地則是失先後緩急之序祖宗反卑於老子而天地又卑於老子矣玄宗所為謬罔若此抑何以師法百僚垂訓後世哉綱目書此辭繁而不殺所以深譏之爾吁

安祿山入朝

直書入朝著其不臣也夫祿山范陽之逆豎既入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此何禮邪觀其焚香祝天之對則其妄誕面欺從可知矣玄宗不億其詐宣付史館則他日胡人先母後父之說所以為其籠絡而不之疑也故綱目於其入朝而書之于冊若敵國諸侯然者所以著其強耳

三載始祀九宮貴神

嗚呼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天子祭天地享宗廟乃禮之當然也今惑術士之語遂祀九宮之神其無益而妄祀之意可見矣夫天子天下之共主動作舉措史必紀之

人心式之。今而祀九宮之神。下而聞空中神語。送書于冊。嗚呼。天子自為詐罔。安能禁天下之不詐罔哉。書之于冊。深醜之也。

以王鉞為京畿來訪使

嗚呼。天地百物不在官則在民。王鉞於歲貢額外別貯錢帛。以供宴賜。凡百僚萬。豈鉞神運鬼輸以致之歟。不過漁獵民財務為聚斂。以希上之寵榮耳。玄宗溺於奢侈。遽以為能。殊不知剝民脂膏。以充國用。脂膏盡而民困斃矣。玄宗何若是之愚哉。揭而書之。深惡之爾。

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柳勣為飛語以陷有鄰。不為無罪。然綱目皆書殺而不去其官者。惡林甫也。林甫令吉溫推鞠實欲動搖東宮。故罪勣首謀。遂皆杖死。則死非其罪可知矣。若林甫之妨賢病國。可勝言哉。故綱目於此特書曰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而濫刑也。玄宗之心何心哉。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而為李林甫所忌。遂陰諭王鉞飛語告變。玄宗大怒。繫之于獄。而盧鉉曲順風旨。詐搜讖書。鍛煉抵罪。乃皆賜死。其冤抑不亦甚乎。嗚呼。小人肆毒。忠良受誣。玄宗昏蔽日甚。天下之亂從可知矣。諛諂吹毛。禁網繁密。良可慨夫。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嗚呼玄宗溺愛子室占為貴妃。細常名分斷喪殆盡其
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寵。勢傾
天下。四方賂遺。惟恐或後。封之夫人。榮幸無比。則寵錫
之甚。莫過於此矣。殊不知樂極悲生。息多怨結。他日胡
塵犯闕。宗社丘墟。信知貴妃誠賈禍之枚。故書之于冊。
深譏之也。

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之死。為言林庭之罪。林甫逮捕以為妖言。而杖殺
之。則玄宗初未嘗知之也。然綱目所書。若玄宗殺之者。
何。蓋明君在上。則姦惡斂迹。安有堂堂天子。尊居九重。
黜陟有令。賞罰有章。而宰相得以私殺郡守乎。用是而
觀。則奏璋雖非玄宗之殺。是亦玄宗殺之耳。吁。玄宗誠
何心哉。

群臣請封西嶽許之

嗚呼。君為臣之元首。臣為君之股肱。古之君臣。更相戒
飭。以趨於善。未聞君驕。臣諂。日趨於亂。離之鄉也。是時
玄宗在位。歲久。奢欲弥張。而唐之群臣。又從而龍聳。賢之
不至於天下大亂。而不已。豈不深可惡哉。今而請討西
嶽。玄宗許之。未幾。關中大旱。西嶽祠災。始罷封祀。苟或
西嶽有神。樂於承奉。則不降災異。以譴告之矣。故書群
臣請封西嶽。所以罪其佞書。許之。所以志其驕。

免駙馬程昌裔官

馮唐卷之卅
唐玄宗
十三
駙馬玄宗之婿公主玄宗之女而為楊氏之奴所鞭撻其恃勢驕橫益甚矣夫楊氏一奴敢鞭天子婿女其楊氏之主豈不能以鞭撻天子乎玄宗雖能殺楊氏之奴而復免昌裔之官則是一婿之貴反不若一奴之賤其所厚者薄而於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玄宗昏蔽若此天下詎不亂哉書之于冊譏不明也

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嗚呼祿山狡詐之虜初無才德可稱玄宗寵愛過於父子敕建第宅不限財力抑何愚闇之若是邪禮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今召入禁中極盡淫樂不能嚴加防範反賜洗兒之錢或通宵不出醜聲外聞上亦不疑其惑甚矣夫玄宗貴為天子閨門不謹穢德彰聞甘受青巾之玷污豈不深可歎哉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之部尚書

宰相天子之股肱朝廷之耳目燮理陰陽調和鼎鼐佐天子以出治者也故必以公平正大碩德重望者為之若國忠貴妃之兄不學無術斷斷考無他技抑且強辯輕躁素乏威儀安可以秉鈞持衡乎玄宗但知房帷之溺愛不惜天下之名器宜乎有來進士張彖冰山之誦也用人如此政事其有不紊者哉宗社其有不危者哉直書于冊深譏之耳

帝如華清宮

是時政事舛錯天下將亂逆胡竊發信任非人此正玄宗宵旰遑遑改絃易轍之秋而乃忘其所可畏溺其所可愛不以旻天板蕩之戒為戒而以酣酒嗜音之心為心直待虜馬叩關胡塵犯闕始倉卒募兵以禦之嗚呼晚矣觀楊釗不能保令名不若且為樂之說豈經綸天下之奇才也歟揭而書之深惡之也

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於求領二鎮求兼群牧請蕃將之代漢將反形已露玄宗不以為憂至是表請獻馬遣使諭止始有疑心不於是時選將鍊兵聲罪致討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謹

烽堠守要害可也夫何優柔不斷坐失事機虜已肆逆始令募兵此豈而患預防之良策乎俾天命既革唐籙既訖則天下寧不為之易姓哉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

李澄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嗚呼國家雖安忘戰則危玄宗自恃太平不脩武備一旦賊起倉卒募兵禦之以不練白徒抗方張黠虜何異驅群羊以搏猛虎乎其敗績必矣故書遂陷東京所以幾無備也至若李澄盧奕期必死義不食前言觀其顧賊黨之語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苟非明於逆順之正理者曷克若茲哉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凡起義之兵皆綱目所予是時逆胡犯順羯賊滔天東京不守河南陷沒誠臣子奮不顧身之秋而當時勤王之兵此有吳王祗後有張述顏真卿杲卿四人而已忠義之士何天下之寥寥哉綱目於此特書起兵討賊所以深予其急君也綱目為臣子徇國之勸亦多矣後皆倣此

○肅宗皇帝

安祿山僭號

是時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綱目不書稱帝改元之事而直書僭號者外而不內不以中國僭稱者例

之所以謹華夷之分正內外之防也嗚呼玄宗寵愛祿山親於手足而一旦垂張視為寇讐然則夷狄醜類尚可與之親近哉後之欲近醜類者可以鑒矣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是時賊勢猖獗官軍挫衄者屢矣惟子儀光弼心乎唐室鞠躬盡瘁親冒矢石恒著勲勞前書敗史思明于九門進拔趙郡此書破史思明于嘉山復河北諸郡所以明其有破賊開疆之功也若哥舒翰封常清之輩則不足齒之矣是以中興社稷功臣必以李郭為稱首也欽○發馬嵬留太子東封賊

是時玄宗有傳位之心，太子涕泣不從，固有能讓之實。其後即位，靈武雖出於臣下之勸進，然奉命討賊，非傳位也。不於此時引義固，孫而黽勉從之，遽正位號，則太子前辭之者，不過爲文具而已，非誠心也。故綱目於此特書留太子東討賊，以志非傳位之實。下書太子即位，靈武著其有叛父之實。綱目之書，徇名責實焉耳。肅宗雖欲辭其名，烏可得哉。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嗚呼！玄宗自恃海內富庶，留心聲色之樂，馬象皆能銜盃，拜舞，宮女悉舞霓裳羽衣，可謂縱耳目之欲矣。一旦賊陷長安，皆爲所得。誠詩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

裳羽衣曲者是已。至是賊宴群臣，盛奏衆樂，梨園子弟，被獻泣下，雷海清一樂工耳，不勝悲憤，擲器于地，西向慟哭，甘受支解，用見忠義之在人心，不可泯沒。食祿於唐，甘心臣虜者，覩此寧不顏汗哉！書之于冊，深惜之也。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張興裨將官卑，祿薄，捍禦饒陽，弥年不下，外救俱絕，城陷被擒，觀其諭史思明以逆順禍福，詞嚴義正，略無撓屈，則胷中浩然之氣，自可充滿於宇宙之間矣。豈偷生一時，遺臭萬世者比哉？若張興者是誠爲之烈丈夫焉耳。故綱目特以全節予之，所以勸徇國也。

安祿山遣兵陷潁州，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漢唐書卷之九
唐肅宗
凡書執者執無罪也力屈而被執也祿山攻陷潁州城中兵少無備薛愿龐堅悉力拒守如是暮年救兵不至城破被執死於賊刃其志可嘉尚已較諸烏承恩以郡降賊者可同日語哉故綱目特書執殺而不去其官是以明其不失所守不背國家之意也其旨深哉

追贈死節之士

嗚呼死節之褒失節之愧也夫忠義之在人心不以貴而降不以賤而畜不以賢而特全不以不肖而未減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平日無學問之功臨難有苟免之失故曰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能舍生而取義也今肅宗蒞政之初追贈死節之士所以為世勸也直

書十冊深予之耳

以李輔國兼太僕射

嗚呼輔國閹宦小人以之執洒掃之役則有餘以之參軍國之政則不足肅宗以其趨附之能而遽加僕射之職豈非惑之甚乎自是依附張妃勢傾朝野他日不能明正討罪必使盜殺之而已肅宗不能慎惜名器而所為悖謬若此抑何以垂法子孫哉直書于冊深醜之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前贈死節之臣杲卿亦預其列今而特書贈謚者蓋先因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後因真卿之泣訴始得暴白其冤誣嗚呼以杲卿之忠節顯著無可擬議至是而始

得贈官賜謚則當時之蒙蔽亦可知矣肅宗初政僅能若此而其功業不究可勝惜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承恩前有舉郡降賊之實且與思明為親信是亦叛逆之賊也今具官而書殺之者何予從善也承恩前有從賊之罪後有向國之心觀其多以私財募部曲并諸將說誘之事則背賊之心誠矣惜乎謀泄為彼所殺故綱目特具官而書殺所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其旨深哉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嗚呼天道幽深而難知人事顯著而易見祿山叛君及亂而為其子慶緒所殺慶緒叛父不仁而為其將思明所殺天道之昭報何毫髮之不爽乎然慶緒既為燕帝思明之殺何不書弒不予慶緒之為帝也然慶緒有罪何不書誅思明以亂攻亂不予其討有罪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書不果行譏不決也夫范陽河北祖宗故地肅宗中興理宜恢復不幸為賊所據是誠卧薪嘗膽之秋也而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豈不失之自畫乎嗚呼經國遠圖不謀大臣而為一閹奴所止弗克施行則天下之事又豈有大於此者哉若肅宗誠悞而無為者

矣故直書以著其失吁

史朝義殺史思明

嗚呼形端則表正源潔則流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也
思明以臣而叛其君朝義以子而叛其父思明敢於殺
君朝義敢於殺父他日朝義亦為李懷仙所殺其上行
下效一轍也天道好順而惡逆徇私拂理者未有不殃
及其身者也是以順理則裕從欲惟危而智者觀此宜
加深省矣綱目疾惡之旨其嚴矣哉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自漢武用夏正先儒多美之肅宗信禘禘之小數而制
去尊號年號直以建子之月為歲首其深名無謂豈其
為其矣安能致福而弭禍乎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
聽於神信斯言耳肅宗之畏鬼神聽之如此豈非此
婦之愚也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所以深譏之也

上朝太上皇于南內

嗚呼君臣父子五倫之大道也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
天理人情之至極也肅宗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受制
闈奴劫遷上皇迺來再閱寒暑矣茲復畏忌孽后不敢
往朝而方抱幼女念之不置則是肅宗愛父不若愛女
之切而孝衰於妻子矣豈非為天地間之大罪人哉宜
乎有以來李唐之誚也直書曰朝譏不誠耳肅宗之心
何心邪

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嗚呼此將士易置節使之始夫天子而下有公卿公卿而下有庶職庶職而下有兆民上之治下下之事上兆民不得以干庶職庶職不得以干公卿公卿不得以干天子名分截然罔敢紊亂故也今河東軍士擅殺鎮將是猶以臣而弑君也肅宗不於是時興師問罪殄厥渠魁而乃遣使諭安聽其易置自是倣效成風肆無忌憚釀成藩鎮之痼疾紀綱法度果安在哉書之于冊志亂始也

新刊資治通鑑漢唐綱目經史品藻卷之九終

